ZINSUI RHBAC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三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新書廣告

中國土地法大綱（內包括告農民書）……一五〇〇元
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六五〇〇元
俄羅斯名將傳……三〇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糧、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積餘之舊糧票，向財政處交銷作廢，不准再拿舊糧票支糧或兌換新糧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糧票，即速送縣府交銷。從十一月一日起舊糧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處

崞縣前沙城分配衣服中
工作團小組長一手包辦
貧僱農利益受了損害
團部只指出重新分配乃是官僚主義

（本報訊）據崞縣工作團力群同志報導：前沙城當上月初有了敵情時，分配衣服被得等爭鬥果實，由於工作團小組長個人包辦及分配委員會沒有由貧僱農領導，結果沒有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以致引起群衆及工作團內部同志的不滿。團部知道這件事後，即指示按照群衆意見重新分配。但當小組長在群衆大會上承認了錯誤，要求重新分配時，有的群衆說：「一碗水潑到地下嘛，出下糊糊就吃糊糊吧！」而事實上要收回來重分也很困難，因爲發給誰家幾件衣服，是什麼樣式，都沒有登記，有的人在分到之後，重新裁改的改，不願意再交出來，所以便就此完事。茲將其分配經過，詳述於下：

十月六日下午，上級來人傳達過敵情後，並指示發動群衆緊急備戰，分配衣服，群衆亦要求快些分配，於是當晚即召開中貧僱農會議，經大家略吵，決定按人口分，自僱農起分爲六等，計一等大部是僱農（獨身漢分雙份），二等大部是下貧農，三等是中貧農和上貧農，四等是下中農，五等是中中農，六等是上中農。並決定衣服不作價，按等搭配的分。同時通過拿出百分之十的衣服救濟山地無衣群衆。當晚具體訂了每戶的等級後，第二天（十月七日）就分類按等搭配，但在實際做時，分配委員會和工作團都感到搭配的分法，困難太多（編者按：不和群衆商量辦事，而包辦代替，那一種辦法都會有困難的，作價分法不是也發生了嚴重的錯誤嗎？），因此就中途改成作價的分法。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發動四十多個男女群衆（編者按：這四十多個是什麼人？群衆選出的？抑是指定的？能否代表貧僱農的利益？），把兩千多件衣被都倉促的打了價錢。到了晚上工作團小組長便派了四個同志，分頭召集各等級的群衆徵求他們的意見，具體登記他們所需要的衣物，並分別指示其中三個同志說：「可以說服僱貧農要綢緞東西（編者按：既是去徵求與登記群衆的意見與需要，爲什麼又佈置「說服」他們多要綢緞衣服呢？難道貧僱農不知道綢緞好，但卻不適合自己需要嗎？），因爲綢緞衣價多，而且定的價錢低，是便宜貨。」

拈紙蛋蛋分圪堆　單身漢分到繡花鞋

同志們在登記過程中了解到僱貧農爲了便於勞動和耐用，是並不喜愛綢緞貨的，他們極大多數要求粗布衣服和小皮襖等物。可是小組長並不重視這種反映，當時忙的和幾個群衆及個別翻身委員與分配委員擬定了一種關於衣服的分配比例（編者按：決定等級和比例是分配上最重要的問題，應由群衆自己反覆比較討論，爲什麼只和個別群衆及個別委員們決定呢？）這個各等之間的比例是根據什麼決定的？）訂出頭等分衣價十四元（獨身漢雙份），二等分衣價十一元，三等分衣價十元，四等分衣價七元，五等分衣價六元，六等分衣價五元（衣服的總價是三千三百餘元，分衣服的人數共是三百零一口半），並具體的擬定了担任分配衣服的人員（大部是二等和四等裏的人），直到十月八日上午在中貧農會上宣佈他們擬定的比例和人員時，事前既沒有通問昨夜向貧僱農徵求意見登記需要衣服的情形，也沒有把他們擬定下的比例、所用的人員和翻身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商量（僅對兩個工作團同志說了一下分配比例），更沒有在群衆中展開討論。宣佈後，問群衆同意不同意，群衆說同意，就算通過了（編者按：本來就不是讓群衆去充分討論，而是由少數人劃下的圈子，群衆說「同意」，乃是群衆未發動的具體表現。）。

分配開始後，翻身委員會的僱農就站在場外沒有做，看人家分，在會場上最活躍的是工作團的小組長，他親自主持搭配，給僱貧農搭配了不少的綢緞貨。臨到分配時，又採用拈紙蛋蛋的辦法，工作團其他同志向他提出意見，要求按照昨夜登記的搭配，以滿足每個僱貧農的要求，亦被他很不耐煩的拒絕了。例如當時給一排六個單身漢僱農搭配衣服，擺下六堆貨，其中一堆上就放了一件價值十二塊錢的綢袍子，僱農張天喜提出意見，要求掉換，小組長不接受，於是張天喜就在會場上吵起來說：「咱通共二十八塊，就上一個十二塊的綢袍袍，倒去了一半，咱不要！……」小組長看見群衆吵了起來，就把綢袍袍奪掉，並批評了搭配的人。但由於拈紙蛋蛋的結果，單身漢陳貴保分下了女人的繡花鞋，七十多歲的單身僱農喬金魁等分下了年青女人的綢緞花衣，因此弄得大家都不滿意。

小組長不聽群衆的話　個人包辦堅持錯誤

中假停會期間，工作團同志聽到群衆很多意見，僱農王虎虎說：「盡給咱分下些綢緞貨，咱們圪針能穿哩？還是劃撥子能穿哩？」工作團同志把群衆的意見反映給小組長，提出意見要求重新分配，並提出大等（上中農）每人分五元錢的衣服太多，因爲當時發現一家上中農有十一口人，就要分到五十五塊錢的衣服，比一個單身僱農分到的還多一倍（編者按：這一點指出工作團在分配路線上也犯了錯誤，做各種反映的意見，鬥爭果實中之衣服，其分配面不應太大，否則即不能解決當僱農的困難問題。前沙城不僅把上中農列入六等分衣服，與下中農每人僅相差二塊錢，而竟發生比單身僱農多分一倍的現象。這必須從立場上檢查清楚。）小組長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粗布衣服本來不多，要全滿足僱貧農的要求不可能（編者按：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想法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他不同意收回衣服重新分，表示分完後，用剩下的衣服儘量補救；至於頭沒有分的家戶，在分配中注意滿足。關於第二個問題，小組長的意見是在分配中補救：想法給上中農多分些鍋鉢玉器等物（在實際分配時，把這些東西的原來訂價提高所決了問題的）。於是同志們所提的徹底重分的意見，就用小組長的改良的辦法代替了（編者按：主張徹底重分的同志，爲什麼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了？這是對群衆不負責任的最具體的表現呀！這次分配過程中所犯的一連串錯誤，你們都是應當負責任的，同樣應當檢查檢查你們的立場，你們對於貧僱農的利益抱着什麼態度呢？）。

到了下午，一開始繼續分配，就有好幾家僱農拿來綢緞貨要找小組長要求掉換他們實用的粗布衣服。其他僱農都沒有調換成，僅幸某某一家，小組長因他老婆是瞎子的緣故，就給掉換了，其他沒換成的僱農都不滿意。這樣繼續分配到十月九日午前，就把全村應分的等級都分完了。到了下午，不料又在僱農窯發現了一些沒有作價的粗布衣服（是忘記作價的），於是就把所有剩下的衣服，給一等至三等的僱貧農重新補救了一下（四等至六等沒分），因爲剩下的大都是實用的粗布衣服，所以補救之後，比較滿足了一些僱貧農的要求。

此外還有留下的幾件很好的大皮襖和女大衣，也沒有在群衆中討論，就由小組長提議（編者按：爲什麼又是小組長提議，難道其他的人，就沒有想到讓群衆去討論嗎？）在群衆大會上通過，把這些東西優待了本村的抗屬了。於是抗屬師批和（下貧農）連分下的就共得到三件皮襖，而其他貧農卻有連一件也沒有的。上中農抗屬張換家也得到一件狐皮大衣，因此群衆也不滿意。

在分配中還特別照顧了本村的民兵基幹隊，計老基幹每人發襪袴一件，毛巾一條；新基幹每人僅發毛巾一條，此事也未與群衆商量。群衆亦有意見。

一切毛病的根子　在於沒有貧僱農立場

總的說來，這次分配衣服，不但沒有很好的滿足僱貧農各個人的要求，而且分配的過程當中也是非常紛亂的，事先既沒有精確的統計，分配當中也沒有嚴格的紀律，例如担任搭配工作的張富義，自己是三等卻分到了皮襖和市布衣服，而一等二等的僱貧農反不及他。而張富義拿上皮襖還在群衆面前誇耀的說：「這是老觀（工作團小組長）給我的。」又例如担任分配工作的人因爲自己是三等和四等，所以故意把市布衣服留在後面，給僱貧農儘量往上放綢緞衣服（編者按：這是拋開貧僱農的必然結果，可見你們擬定的分配人員是些什麼樣的人了。）。又例如有的人跑到衣服堆裏，私自偷拿東西，又例如工作團有的同志，當老太婆向他們要小腳鞋時他們就把小腳鞋分發給老太婆們……所有這些群衆都有意見。

這次工作完結後，工作團開了檢討會，在會上同志們提出嚴厲批評後，小組長承認自己在這次有了敵情分配衣服工作中，包辦代替的作風，到了登峯造極，基本上沒走群衆路線，而且沒有完全依靠僱貧農（編者按：應該說根本沒有走群衆路線，根本沒有依靠貧僱農，這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貧僱農立場。）

評論　前沙城的工作應再深入檢查

崞縣前沙城村分配衣服中，工作團小組長所犯的錯誤是極嚴重的。報導的材料，充分證明，這位小組長根本沒有貧僱農立場，因此要這樣的人依靠貧僱農走群衆路線，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他包辦代替的作風到了登峯造極的根源所在。這樣來看，工作組與該小組長的檢討極不徹底是很明顯的，而該小組長首先應交由該村貧僱農進行嚴格的審查。

小組長的錯誤是極嚴重的，然而能不能像力群同志報導那樣，好像該工作組其他同志是堅決站在貧僱農方面，而對這次錯誤不負責任呢？其他同志曾發現問題，兩次向小組長提出意見，並要求重新分配，但當八日下午分配時，其他同志既未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要求小組長召開貧僱農及中貧農會議討論糾正，又沒有趕快報告上級（雖我們了解該村距團部甚遠），任其堅持錯誤做法，一直到分配完了（九日午前）。這是不是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是不是把有關貧僱農利益與其澈底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澈底消滅封建的路線問題——原則問題置諸腦後，屈從個人的意見呢？這不是值得嚴格檢討的嗎？

從這個報導中，充分暴露了前沙城的工作小組內部問題是嚴重的，該村的貧僱農是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的。而工作團團部僅僅下指示，叫他們「按照群衆意見重新分配」，結果問題並未獲得解決。這樣下去，可以肯定的說，該村雖已鬥爭了地主，分了土地果實，但群衆，特別是貧僱農依然不能徹底翻身，封建勢力依然不能澈底消滅。因此，我們建議該團部對該村問題應深入檢查，澈底搞清楚。（我們只就力群同志報導來略述一點意見，是否有當，特提出以供參考。）

貧農郭和小想搞運輸
榮五貨棧要先扣櫃錢
郭家河群衆批評該棧有地主思想

（五寨訊）四區東秀莊行政村所屬郭家河羣衆批評榮五貨棧（貿易局領導的公營商店）不爲貧苦羣衆謀利的錯誤。該村貧農郭和小，白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一轆車，秋收完了，想搞運輸，遂進城到榮五貨棧僱腳，但該棧不但不給先發腳錢，反而要先扣櫃錢（扣十分之一的佣錢），郭等無錢，就向該棧前任經理王秀業論景，被王振耀，王殿：「一貫就是這樣。」郭和小無奈，只得容車送腳，準備將今年收的兩石糜子糶了，交了櫃錢去拉腳。他的兄弟郭二和知道了，就勸阻他不要糶穀，怕誤價了吃虧。這件事引起羣衆注意，大家說：「一貫是這樣」，就是舊政權時也不是這樣。從前，比如五十兩的腳價，扣五兩「櫃錢」，起碼要先發給三十萬腳用，這甚現在貿易局反不如過去呢？」這時適逢稅局一個同志在場，就問羣衆爲什麼不給貿易局提這意見？郭和小氣憤的說：「咱們窮辦也慣的，誰明給說上話」，中農劉希旺說：「貿易局和榮五貨棧的人思想不對頭，拉腳的都是貧苦人，沒錢才拉腳，如果有底錢的人才能拉腳，那就是地主富農思想。」最後羣衆請稅局同志將大家意見轉達給貿易局。羣衆說：「貿易局是咱們的貿易局，他錯了咱們就要批評。」（陳平）

康寧鎮自發運動中
貧僱農連絡貧僱農
帶頭進行土地改革

（本報訊）興縣康寧鎮行政村在自發運動中，用貧僱農連絡貧僱農的方式，開展工作。上月二十九日，工作團抵達該地後，了解到各村地主大部已扣起，但帶頭的是一些舊幹部和新中農，多數貧僱農並未起來。次日晨，工作團即分頭到五鎮（康寧鎮自然村爲五個小村組成）的一二個村裏，直接找貧僱農拉話，要他們幫助召集貧僱農開會，次日午後，康寧鎮自然村五十戶貧僱農到會的四十六人，工作團就將土改政策作了簡單介紹，特別強調要貧僱農帶頭來搞，大家情緒很高，當場選出十個人來，分頭到外村連絡貧僱農，並決定兩天後到圭村開全體貧僱農大會。這十個人到了外村宣傳說：「工作團今番下來，先就是找的咱窮人，土地改革靠咱貧僱農呢！」「咱們要鬧土地翻身，工作團下來給咱撐腰，不怕，齊鬧！」宣傳的效果很好。到了十一月二日那天，劉家莊、胡家莊等五個自然村和五鎮的共一百二十六個貧僱農，舉行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唸了「告農民書」，大家說：「這上面辦法全有了，照上面沒錯！」很多人都表示：「不怕，咱們回村去一定能領導協起來！」散會後，油房溝等幾個村子的貧僱農自動把本村被扣的地主押回，帶頭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輪）

康寧鎮自然村
農民代表會成立
廿五個代表中貧僱農佔廿三人

（文飄）康寧鎮自然村貧僱農在上月三十日開過大會後，第二天午後又自動召集基本羣衆會，請工作團給他們講解「告農民書」，並決定每鎮（居民區）選舉農民代表五人。有的鎮當晚就選出。後將各鎮代表名單交其他四鎮的羣衆互相審查，結果被審掉的有舊幹部五人，其中張家莊現任主任張滿潤，過去是貧苦農民，減租時五鎮的鐵一個積極份子，但這兩年自私自利，挪用公糧買地、買牛，藉幹部勢力和窮人爭購土地、房窯，現已翻成中農，羣衆反映：「他只知道自己謀利不能當代表。」另一行政村當委幹部王引生（中農），過去係飛揚場經濟手續不清，今春在圪塄灣把全村最好的兩垧水地調撥給他兄弟，要私情，沒有照顧更貧苦的人，也不能當代表。李家灣羣衆原來覺悟不夠，選了兩個舊說會道的舊幹部，好給自己村任回爭果實，經過其他鎮提意見，也被撤換了。最後通過的代表二十五人中，貧僱農成份者二十三人（有的是過去舊社會中被大家看不起的懶夫、吹鼓手），其餘二人爲新翻身中農，是羣衆認爲沒有什麼問題的舊幹部（代表中舊幹部僅此二人）。已開過一次五鎮全體代表會，工作正踴躍他們積極展開中。（輪）

九分區地委決定
清除樊如漢、吉萬龍出黨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五日電）爲純潔組織，九分區地委決定開除投機份子樊如漢、和階級異已份子吉萬龍的共產黨籍，並清洗出革命隊伍。樊係中農成份（待查），原城人，三七年投機混入我黨，當過區委書記、組織幹事，一貫爲個人打算，貪污腐化，四一年，在交城當區書時，生活腐化，工作消極，對黨不滿，後給他到黨校學習，但樊某仍不改悔，四六年調洪趙仍任區書工作，便組織不提拔，數月中，會貪污公物甚多，被縣上發覺，令其交回後，他便乘機拉攏一些貪污落後份子，造謠生事，對抗領導。當時領導上對樊某上述事實未引起嚴重注意，終其調任地委組織部幹事，工作仍表現不好，並利用機關資本，爲個人做投機發財生意，並擅自動用民力，給他轉送物資。機關支部將其上述不法行爲揭露後，樊某毫無改悔之意，更於今年六月請假回家，逾期不回，組織上曾去信催他回來，但卻置之不理，竟又將他的女人搬來，違抗禁止結婚的法令，擅自與閻從臨汾女師出來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地主女子結婚，要求組織批准，並要求退伍。後經組織扣押，令其解除婚約，他仍不悔悟。乃決定開除共產黨籍，清洗出革命隊伍。

吉萬龍，隰縣人，富農成份，民國二十五年紅軍東渡時，他爲維護其家庭，投機參加紅軍。三六年入黨，曾當過機要股長、科長等，去年調任臨縣公安局長，貪生怕死，分配他到臨縣五區作對敵鬥爭，他卻擅離職守，跑到汾西安全地區躲避。被隰三區扣送公安局審訊的閻匪村副書記，他不但不嚴加戒備，反給帶上槍，叫看管犯人，致當夜即逃走要犯一人。此事發生後，同志們即提議轉移，以防不測，他毫不在意，結果，在第三日拂曉，被逃跑的犯人引敵包圍，損失甚大，且閻匪村副書記亦乘機拖槍逃跑。他在五區任家上村時，和閻匪閭長弟媳之妹勾搭，公開同居，羣衆反映極壞。其胞兄是流氓出身，參我獨立營，破壞羣衆紀律，司令部要以軍法處置時，他活動保出後，留在保衛隊裏，將公款五十餘萬元讓其生產，後全部損失。解放臨縣時，我軍扣押許多重要特務犯押在公安局，但吉某對工作毫不過問，結果特務要犯某等即乘機逃跑。此事發生後，吉某毫不檢討反提出退黨退伍，當時組織上曾給以行政上撤職，黨內最後警告處分。今年吉又提出要當小學教員或不擔任何工作。後雖勉強接受了組織意見參加工作，但不久又藉故回家不返，四月十六日，他給地委信中說到退黨退伍是唯一出路。在五月，隰縣黨幹會上又給以留黨查看的處分，解除非法婚姻，調他去黨校學習時，吉竟拒絕。組織上乃將其扣回，清洗出黨與革命隊伍。（趙文華、王克）

（編者按：對階級異已份子吉某的處理，臨縣黨幹會前曾決定予以留黨查看的處分，這是根本不對的，此次九地委決定將其開除出黨，逐出革命隊伍是正確的，但從吉某一貫行爲看來，還應送交公安機關繼續審訊才好。）

八分區幹部大會
清除地主貪污份子楊峯

（新華社八分區訊）十月中，此間分區幹部大會清除大貪污犯楊峯。楊某去年十月份前曾任專署建設科科員，後調九分區工作團赴新解放區恢復工作與土地改革。遠在去冬開展反貪污浪費運動中，即發現楊某貪污公糧萬多斤等巨案，但領導上拖拖延延，直延至今年四月分區財經供給會議後，始將楊某從九分區調回，解決他的貪污問題，但楊某一直[illegible]賴不言。現根據各方證實的楊某貪污款項計有：小米原糧一萬七千一百多斤、牛驢各一頭，棉花一百六十斤，織布機一架、樓車布一疋，本幣四五十萬元等。楊某出身大奸商地主家庭，其父楊林貴是交城山上的第一家大奸商地主（擁有地一千五百餘畝），楊某於三八年混進決死四縱隊，四〇年假裝進步，鑽進黨內，做交農發行工作，[illegible]本。在專署兩年多工作中，故意將帳簿不清，將一科款項與三科款項攪亂抓亂借，給其鑽空子貪污。直至去年十月調走時，建設科根本沒有財經賬簿，移交時只留下幾張單據條子。其貪污罪行甚至發展至明目張膽，去年十月調離專署前，由建設科借給專署機關商店作生意的九千七百多斤公糧，楊某公開對商店經理張某講：「這些公糧撥給我家裏吧！建設科的糧食我已從家裏先墊出了。」當晚與楊某手續不清的張峯即私自將此項巨糧撥給楊家。數年來楊某在縣與專署，除貪污及消極怠工外，更常常假藉縣與專署上級幹部名義，寫信寄鬥爭他家的區幹部：「不照法律，胡作亂鬧！」去年更回家（四區鼓家莊）將鬥爭他家堅決而作風有毛病的村幹部，利用幾個狗腿子抓她，組織了一套以他妹夫與從前給他家管賬的爲核心的地主政權。楊某每次回家，常在街上公開威嚇羣衆，甚至會準備用手榴彈將村幹部劉有炸死。此次清除楊某幹部大會上，與會同志異常激憤，揭發楊某貪污及威嚇羣衆罪狀共二十多件。土地改革後的鼓家莊羣衆紛紛向工作團與政府提意見，要求將楊某解押回去，由他們自己處理。大會接受鼓家莊羣衆意見，決將楊某交給他們處理。

警惕地主女人嫁漢陰謀
僱農李二元上了馬寡婦的當

（新華社綏蒙八日電）右玉四區試新保僱農李二元老漢，上了地主馬寡婦的當。馬寡婦是崔家窯子人，和其叔伯哥地主馬安鎮勾姦後，曾把她生的孩子害死。馬某於今春逃避羣衆清算，潛逃口外。當時馬寡婦，在羣衆監視下無法逃脫。她便想了個嫁漢陰謀，僱農李二元一時認識不清，即將地主馬寡婦娶回爲妻，過了十二天，馬寡婦便想好逃跑辦法，轉話把她姪兒叫來，並藉口「她母親病了」，馬上要去看。李二元對地主還不警惕，讓她帶走一疋土布去住娘家。她就於當天晚上和她女婿地主李樹功逃跑到口外。李二元知道後，氣憤的說：「這下我才知道地主的心是黑的，上了她的當。」（解放客）

簡訊

十月十三日，大同口泉閻匪犯我左雲四區井兒溝時，該村兩個老百姓即奮勇反擊，打死敵人一名，繳槍一枝。

兩個隱藏地主財物的人
一個拿出來群衆歡迎
一個不承認受到處罰

（靜樂訊）五區寧崗底村僱農李近元，在羣衆教育下，拿出了隱藏地主的財物。李近元年近四十，給本村大地主高俊德攬工十八九年，在地主小恩小惠軟化下，替地主寄放財物。十月二十六日讀報讀到審查農會會員時，大家提出了李近元的問題。貧農段天祥說：「我受了我叔父段來生（惡霸富農）兩輩子壓迫，今年咱共產黨給咱撐腰鬥爭惡霸時，他認了我這窮侄兒了，半夜偷偷的說要寄給我點衣服糧食，我就答應了，晚上我想：大家現在用得咱了才這樣，那兩年人家那裏認得窮侄兒？第二天一早我就報告了咱們貧農的大，全數拿出來，羣衆看見我沒吃的，給了我穀子四斗。你不說怕甚？」貧農段祿祥老漢說：「你寄放些甚東西，報告出來，你沒辦法再給你也行。」近元在羣衆勸說下，說出地主寄放箱櫃被褥、一大鐵盆子、一些鐵器傢具，還有兩三個包袱。他說：「地主滿肅不得，今年你們在地裏掏走的麻黑豆、穀子，確實是我的，他說還我麥子也沒還。」董五大漢說：「羣衆有心啊，他不還你，我們村論的還你。」李近元說出隱藏財物後高興的說：「自寄下東西開會也不敢來，這次說出才放了心啦！」另有農會會員高富全和地主高俊德是叔伯父子，寄下高俊德的東西，怎也不承認，羣衆指出前幾天地主總婦子從他家裏拿出兩個卜籮子來，他還說不知道，羣衆把他細起，他才吞吞吐吐，說出些碎小東西。羣衆跟隨去拿，拿出不少東西，但他還不徹底，正繼續鬥爭中。（[illegible]）

通訊員支占魁
繳獲地主錢財交給群衆
理髮員韓文成查獲地主

（新華社綏蒙七日電）十月二十三日，我駐附近某村通訊員支占魁，到鄰村送信時，在平魯城附近發見二十多個逃亡地主打算回家偷運財物，支同志看見這夥逃亡地主，即上前捕捉，打了兩槍，二十多個逃亡地主即狼狽逃竄，當繳獲白洋三百二十元。支占魁便將寒回的白洋，全部交給了平魯二里地的家窯子村的幹部及羣衆，讓羣衆自己處理。

十一月一日，綏蒙軍區政治部理髮員韓文成在朔縣西神頭秋收時，忽然發現有一個行跡可疑的人，韓某即問：「幹甚的？」此人便支吾不清，當時在地裏收秋的西神頭村主任石有（富農）插嘴說：「你不是給我耕了十來垧地嗎？」此人始答應：「是。」韓文成更加懷疑，遂仔細追問，原是東神頭地主賈辟跑到西神頭村來逃避羣衆清算。韓同志遂將地主賈辟和包庇地主的村主任石有，一齊扣起送交該區區公所處理。（作一、海濤）

蔣管區學生新的偉大反抗
北平學生總罷課一天
抗議蔣匪在各地捕殺學生暴行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蔣管區學生反飢餓反迫害爭自由的正義運動，迅速高漲。據美聯社北平六日訊：平市各大中學六日舉行總罷課一天，抗議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前誤爲俞澤山）在獄中慘遭蔣匪謀害及蔣匪在各地逮捕屠殺學生之暴行，此爲蔣管區學生繼今年一月反對美帝國主義運動及今年五六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之後的新的偉大反抗。據悉，歷來都是中國學生愛國運動搖籃的北平學生總罷課，有重大意義。據美聯社稱：北大、清華、燕大等校學生均出動街頭宣傳，張貼標語，並散佈寫有抗議口號的千元蔣鈔以代傳單，——他們認爲沒有人願意將鈔票撕毀，因而可以擴大宣傳。各校學生向社會人士進行募捐，並集體節食一天，將所得全部救濟于子三烈士家屬。北大罷課學生並請求蔣匪准允學生推派代表探視平市被捕同學，看看他們是否遭受蔣匪虐待。此次平市罷課，除各大中學在六日總罷課一天外，清華於四日起罷課三天，燕大於五日起罷課兩天，北大於六日起罷課兩天。杭州浙大爲抗議蔣匪此次罪行，會於上月三十日起罷課一週。

皖浙人民武裝活躍
襲擊蔣匪重要交通綫
掃除敵區鄉武裝建立新根據地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南綫我軍反攻錦師擊潰之際，皖、浙人民武裝紛紛襲擊蔣匪重要交通綫，並掃除蔣匪區鄉武裝，建立新根據地。據上月潁大公報等透露：南京至蕪湖及蕪湖至屯溪兩公路，時遭皖南人民武裝襲擊，皖人民武裝已由巢湖百里之宣城縣境迫近蕪湖境內距蕪湖不足三十里之諸家湖地方。績溪縣人民武裝破擊蘇、屯公路，拆除自績溪至叢山關以北至寧國縣間電橋電線桿百餘根及橋樑數座，使績、寧間電訊中斷。同時，該縣人民武裝於九月底襲擊蔣匪第二區聯防隊，擊傷敵聯防主任周業美等五人。在連續出擊中，人民武裝大爲……龍井、九華、或溪、絲羅、發塔等鄉公所槍械數十支。九月二日及十四日，又兩度進襲駐大彰鄉之蔣匪第三區聯防隊，俘該隊主任胡欽齋，繳步槍十八支、手榴彈三十六枚、子彈百餘發。攻克涇縣、茂林之人民武裝，已建立新根據地，發動群衆進行清算鬥爭。皖北定遠城郊之人民武裝，經常伏擊定遠至蘆淮關通道，上月初，一舉攻克定遠境內之宜集、大李、集市、勝利等鄉鎮，威脅西三十里店、朱家灣等地。又浙東人民武裝一部乘船二十餘艘，於上月十四日在錢塘江要塞金山衛登陸，與當地蔣匪激戰後，向乍浦方向撤退，蔣匪海寧縣府慌忙戒嚴，並恢復宵禁。

膠東我軍乘敵北犯
襲入萊陽城關

（新華社華東七日電）侵擾萊陽之蔣匪五十四師第八旅、三十六兩個旅及二十五師兩個團，於十月二十五日分途北犯。二十七日，解放軍乘虛攻入萊陽城關、南關，同時城內發砲三十餘發，並將城南八里之東興、古堵的一營鄉團全部解決，俘其一百零四名。竄至樓貲東南七十餘里之徐家店的五十四師兩個旅，於三十日被我阻擊，斃傷其百餘名後，該部當倉惶於本月一日全部竄回萊陽。

又訊：膠東解放軍某部於上月二十八日在輪科頂（棲霞南五十里）伏擊蔣匪押送軍用品的五十四師八旅某部及另部一個連，斃傷敵三十餘名，生俘五十餘名，並將滿載被服之汽車四輛當場焚燬。

平漢路西
我解放葉縣城

（新華社豫陝前綫七日電）平漢路西我軍解放平漢路西側葉縣。二日夜，我一部迫近該城，四日拂曉，掃清外圍，十八時發動總攻，迅即佔領全城，殲敵五百餘名。此爲我挺進豫陝以來解放之第二十一座縣城。

新加坡南僑日報揭露
美侵略華南華西計劃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據美聯社新加坡消息：此間「南僑日報」四日揭露該報駐北平記者所獲權威消息：血腥屠夫魏德邁來華「調查」後，擬定一侵略華南、華西的兩年計劃。該計劃規定：第一，美國貸金以廣州爲中心，從事「開發」廣東與華南經濟，控制和掠奪華南工商業，並用以支持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第二，修建台灣與華南的各港口，使之成爲便於美國使用的軍事基地，用以從事海上和空中作戰，並計劃修築廣州到廈門的公路與鐵路，使台灣與廣東之間獲得便利的交通。據稱：大量美國武器業已運抵台灣，準備供給蔣介石使用。第三，魏德邁已計劃建立一條由廣州直達蘇州與迪化的亞洲大陸鐵路（按：即醞釀已久的馬歇爾鐵路），以便將美國侵略華西與侵略華南的計劃聯系起來。據稱：其目的是企圖以美國扶植下華南的人力物力，在二年後將「共產黨」清除出華北與滿洲。因此，爲保障美國實施此侵略計劃的安全，魏德邁對目前軍事形勢，建議將北緯卅度到三十五度間（即武漢、杭州以北，開封、西安以南）地區爲「緩衝地區」，「必須以一切代價予以防守」，北緯三十五度到四十度間（即開封、西安以北，北平以南）地區爲「盡可能長久地予以防守」的地區，大同以南而北緯四十度（即北平、大同一綫）以北的華北與東北地區的軍事行動，在華南實行「經濟計劃」的兩年中，不可能防守時，則將僅限於拖延行動」。

美反動議員楚德
公開露出侵華面孔
要蔣賊以謊言欺騙中國人民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專程來華「考察」之美反動議員楚德於十月二十四日由朝鮮飛抵北平，經訪問南京、上海後，已於本月五日自南京飛返美國。楚德在抵華前，會取道東京停留四日，與麥克阿瑟會商。在南京和北平時，會與蔣直接「晤談」。彼稱此來任務，係根據最近軍事、經濟、政治「發展」，以「研究」中國情勢，並「補充」魏德邁的報告。彼在離華前，說什麽「中國是美國將來最大市場之一」，「美國將供給（美蔣）兩國間合作計劃」，並要蔣介石在反人民內戰中迅速從事改善，以解決「困難」。彼於一日在南京記者招待會中，公開宣揚法西斯理論，要蔣介石以「謊言」欺騙中國人民，說「如果充分的予以重複，人民就會相信」，並稱此種謊言宣傳，就是「我們（指楚德一流）生存的世界上的偉大武器」。

連雲港及新浦
飢民搶米風潮高漲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蔣匪區隴海路東端連雲港及新浦區，飢民搶米風潮高漲。該二地原爲產糧區，因蔣匪無厭搜刮及外運，致造成糧荒。上月中旬，新浦麵粉漲至每斤蔣幣六千五百元，連雲港亦米價高漲，貧民無法活命，乃奮起搶糧，並制止糧食外運。十三日，連雲港即將運往關之某奸商米糧二百包共八萬斤、小麥四百包，被貧民四百餘人蜂擁搶奪。搶糧於十五日，新浦搶糧的風潮遍及全市，晨七時，新浦車站數輛汽車被攔截，連雲港製船貧民集結二百餘人，高舉鐮刀至車站，禁止運糧，沿途貧民愈集愈多，成爲洶湧人流。正午十二時，另一路貧民四百餘在通輸路灌雲段截住正運往連雲港的麵粉一百五十包，將匪警察趕到鐵路，麵粉已被搶光。下午一時，另部貧民又在中大街截獲黃豆、小麥之汽車，同時，群衆並於中正南路截住滿載麻袋之汽車一輛，用刀劃破麻袋，將其麵粉撒於路上。私運該批麵粉之奸商主正銀行，搶分其囤積之數千石小麥，該銀行允將存底平價出售，始得倖免。是日，各大糧店存糧均被搶光。蔣匪當局懾於群衆威力，乃下令小麥出口不得過百二十斤，麵粉不得過九十斤，並允群衆要求，將前因搶糧被判死刑的貧民六人釋放。

威海衛屹立未動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威海衛市解放軍阻擊進犯蔣匪，至今已達二十餘天，蔣匪海空配合猛犯，迄未得逞。被阻於棉花山一帶之敵，臨山背水，始終只能望城興嘆。蔣匪進犯受挫，兵心動搖，連日已有二十五師少尉排長馬振邦、班長賴華亭等九人，先後攜械投誠。威市市內現秩序如常，物價穩定，市郊北門外，關身翠家，市區民主政府加緊進行救濟被砲火擊傷的市民，市民亦踴躍支援我軍作戰。羊亭區顧家山翻身婦女曾三晝夜閒紮擔架三十餘次，並捐獻四千斤。

猛烈轟擊彈無虛發
人民砲兵大顯神威
有力配合步兵圍殲敵人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蔣兵……建立重大功績。日前在……我砲兵……

台灣綏遠蔣黨豪門權貴
壟斷偽選明爭暗鬥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台灣、綏遠等地蔣黨豪門權貴，正各挾勢力爭暗鬥，壟斷「國代」偽選。十月八日，天津民國日報台灣通訊稱：台灣蔣黨御定名額總數不過百名，而全省十七縣，每縣參加「競選」者皆達二三十名，全都爲「貴族」的「官僚」和「有勢力的富豪」，他們每人都成立了自己的「競選事務所」，化錢收買選票。當選爪牙自己捧出來……

蔣區拾零

天津「民國日報」說：美國走狗宋子文在主粵後，美國特別加強對海南島的軍事和經濟之控制。宋已決定在該島設立「瓊崖督辦公署」，委其親私人秘書陸文瀾擔任督辦，另以蔣匪海軍中將陳策擔任該島綏靖主任，負責該島軍事責任。

副刊

南河溝鬥爭地主大會上的婦女

張一凡

南河溝百多個男女羣衆，齊集在地主玉紅的大院裏，這一天鬥爭地主當中，貧苦婦女們都訴了苦，並且敢的鬥爭了地主。

從來開會叫也叫不到的桃川家，頭一個衝到地主張富車面前指劃着，訴說着：「民國二十九年上，我把你家不種的一些沙坡地，花了六七天的工夫掏出來，把地裏的石頭揀得乾乾淨淨的，我每天清早上地拿上些窩窩，就不回來吃晌午飯，晚上渾身疼得連身也翻不轉，熬死熬活的才種些瓜、紅豆長成了，我家還沒嚐一口，你家大人小孩一窩子擁了個盡，還把瓜蔓子、豆蔓子都給拉死，我問了一句，你把眼瞪得多大，嚎了半天還把我訓了個敬興。第二年，你就把我掏出的那塊地，吃了二斗租子租給了×（原稿字跡不明）河家了。你給我說還是怎回事？」地主被問的低了頭。

樹轉媽媽，也是向來不敢說話，不愛開會的人，但是，今天她要把蓄在肚裏的冤氣吐出來，他對着地主玉堂的婆姨控訴了一件最傷心的事，她說：「本來我和他家還是本家子，那一年我害川水病剛起來，想喝點稀粥，貧賤沒米，拿了四升黑豆求玉堂家婆姨換點米，不但不換給，還叫那臭婆姨罵了一頓，哭着回到自己家裏……！」她邊罵邊說，出了這口窮氣之後，又把地主玉堂婆姨偷偷寄在她家的衣服，拿出來交給了羣衆。

× × ×

七年前，犬紅婆姨給地主富庫家奶了三個月孩子，自己窮的沒鞋穿，地主婆姨又撒哄她好好給奶孩子，就給了她穿的不能穿了的三雙爛鞋，但最後算賬時，三雙爛鞋又扣了她一個月的工錢；地主婆姨假眉三道的賣弄人情，臨完時請她去吃了一頓飯，她帶上自己三歲的兒子引全同去了，地主的婆姨嫌她的孩子吃的多，鄙視的說：「看那婆姨孩子可能吃啦，我才吃了一片糕，奶孩子的婆姨就吃了三片。」犬紅婆姨聽了，好傷心啊！

一年，犬紅婆姨又給地主玉紅家奶孩子，數九寒天穿着隔肉的破單褲，一天去地主家裏跑三趟，凍得不行，玉紅婆姨也搖着哄她好好奶孩子，借給他一條舊單褲，正當着日本鬼子來搶糧，犬紅婆姨川了一夜的工夫，把自己的破單褲和地主家借來的那條舊單褲縫在一起，添了些爛棉絮，裝成棉褲，剛穿了一個晌，人家地主婆姨就一連要了三回，沒法子，祇得拆了給人家，晚上就到南梁上躲日本人，幾乎凍得要了命。

提起這些傷心事來，沒有一個婦女不氣憤的，貧苦婦女與地主和地主的婆姨，階級界線是非常明顯的。

把地主溫得恭抓回來了（續完）

力群

（崞縣前沙城通訊）

三、捉溫得恭

一天，從東野莊來到前沙城一個說媒的女人，她到了她的親戚賈文文家裏，就和文文家娘拉開閒話說：「你村爲甚還不算賬，快些算了吧，我未宣叔續在我姐姐那裏，把莊除也蕭荒啦；……」文文是民兵基幹，一聽到說「未宣」，就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似的，半碗稀飯也再吃不下去，丟下碗就往出跑。

自從溫得恭偷跑之後，溫未宣也不知在那日悄悄的溜走了。民兵每天來，覺悟了的羣衆每天在打聽他的下落，正愁的沒個地方去尋，現在有人自動把消息送上門來，可把文文高興壞啦。

溫未宣是地主溫得恭的家道叔叔，又是他五十多年的老管家，村裏人說：「未宣當狗腿當的快成精了！」過去，貧苦婦女們到溫得恭地裏拾麥子，這老狗腿就咬的不教拾，他拿上笤帚好像趕羊似的，把婦女們硬趕出去了；夜裏未宣一聽到狗亂叫起來，就急急忙忙跳上溫得恭的房頂上給瞭哨；有一次一個時吃的飽追溫得恭的門，未宣就狠狠的打了人家幾個屁眼（巴掌）給趕出去了；佃戶們租溫得恭的地，未宣就川大斗換租子……。這樣，溫未宣就成了溫得恭的一隻最忠實的老狗。因此村裏人說：「捉猪溫未宣，就頂捉住半個溫得恭。」

第二天下午，一切都偵察停當之後，十來個民兵基幹隊和工作團的同志，就向五里路遠的東野莊前進。一進村就朝着那座樓院來了個四路猛攻三路包圍，可是等到進了院子搜尋時，卻是沒有溫未宣。

於是民兵基幹們繼續找，終於在西頭一個土院裏尋到了。那裏也是他的親戚家，大概是走動了便據，未宣轉移到這裏啦。當民兵基幹們從牆上跳進院裏時，未宣在一顆杏樹底下圪蹴的吸煙，一見拿槍的本村人站在自己的前，就吃驚的說：「不是你們吧！」兩手已經在發抖了。「那自然啦，羣衆派我們尋你好久啦！」

這時太陽已經落山，民兵們把溫未宣綑起來當下就帶上去了。帶出村外，問他「溫得恭在那裏？」他說：「溫敢定在神山。」於是馬上就帶上他到神山。

趕了八里路到了神山時，天已經大黑了。未宣說：「在誰家？」「在他妻老娘家。」

溫得恭的妻老娘家，是神山的大地主，有個買賣財，是溫的妻表兄。他的院子大的就像一個村子一樣，院牆就有城牆一般高。

這可怎進呀，打門吧，是一定會驚動的跑了的。只好上房，可是牆高上不去。

但是羣衆是總有辦法的，進院子是沒問題的，不過進去找了半夜，也沒捉到溫得恭。沒說的，這是上了老狗腿未宣的當啦。大家氣憤的問未宣說：「你麼你說金虎在這裏，教我們白跑了路！」未宣說：「我不知道啦。」

大家帶下未宣摸出外村，狗咬的很厲害。到了二里路的一個小廟裏，休息下，民兵們就審問溫未宣，半天，他才說出：「終了，誰都知道。」民兵們經過了一連串的追尋，最後，才探聽得溫得恭逃到虎溝村。

民兵們到了虎溝村，繞村後，把申堂家包圍起來。全體瞭到一個破窰裏有燈，爬到窰上一看，見裏面有人，用手遮擋燈光。全體覺得不對，就悄悄叫來恆恆。恆恆端上大槍往進走，窰很深，黑洞洞的，而且是拐彎彎的。民兵們一進窰，那傢伙就用草帽遮着燈，恆恆走到跟前，看到他手裏拿的糕子正吃。恆恆大叫道：「拍住啦！這就是金虎（即溫得恭）！」「你們……」溫得恭的肥胖的身子就抖擻起來，臉色蒼白了。

立刻就擁了一窰人，提的捉綑的綁。

就這樣，花了很大很大的勁，一個靠吸血生活的肥壁蝨，終於給羣衆搜尋出來了。——全前沙城村的羣衆都高興了。人們全覺到，只要自己起來，大家齊心，是頂有辦法的。

捉回溫得恭不久，一天，下薛抵的民兵去捉他村的逃跑地主，就稍帶的把溫得恭的老婆孩子從神山給前沙城村捉了回來。好的很，眞是天下農民一家人；沒有關照，人們就自動的給代辦啦！

自崞縣前沙城村

兩根乾樹枝

景路

這是汾陽上古池村鬥爭地主大會上，貧農鄭×（原稿字跡不明）周的一段訴苦——

「我家三輩子了都是給人家傭工，我哥和我也是給人家傭工，日本人進來的那一年，臘月天，大風大雪，冷的厲害，我又害着擺子病，頭昏眼花，兩腿抖擻，常出外尋柴去了，總是無力去，看見地主唐家墳地樹上有兩根乾枝，我就折下來，誰知竟因爲這兩根乾樹枝惹下了大禍，地主唐靖×（原稿字跡不明）的小兒子唐又余兇惡的問我：『你幹甚麼？』

『我冷的不行，折了兩枝乾柴。』

『放下！』他逼到我跟前，給了我一耳光。

到了村裏，他即告到村公所，把我五花大綁起來，逼斷地主唐靖×問我：『你爲甚在樹上撤乾柴？』

『老爺，錯了。』

『錯了，哼，限你三天買下豬羊大祭祖，在墳地周圍栽六百棵樹！』」

啊呀，就是割皮賣肉，那能辦得到呢？滿山遍野都是地主的地，從那裏弄六百棵樹？！

我哥跪下來，磕頭央告減少一些，衆人也看到我哥弟可憐，上前說情，這才把六百棵樹說成一百棵，豬羊說爲腦袋豬頭羊，我好容易借了二十五斤麵，三斤油，三元白洋，栽了半個月的樹，才算了事。栽個哩，怕樹死下，哥弟二人白天身子不是自己的（給地主攬工），只有在夜間從一里遠的窪坑担上水去澆那一百棵樹，整整就受了一個多月。

憶悼閻景純同志

何鳳洲

景純同志，一九四五冬任豐鎮縣長，咱倆在一起工作，直到你光榮殉職那天爲止，我得你的幫助是很大的。

在工作中，我常常表現粗枝大葉，特別是寫擬各種公文稿底交你後，你總是毫不怕煩麼字逐句細苦思的修改，有時因爲一句話或一件事情的說明，會研討很久。這不是文牘主義，而是你堅強的羣衆觀念和細心耐煩的工作作風的表現。

前年冬綏包戰役，一天晚上你準備召集縣府人員及市上担架隊和軍站的人員，但不知怎的軍隊誤了點，咱們直到晚上三點還未來，便去附近一個飯館休息等候，當時好些人都疲倦的打瞌睡，而你卻精神十足的拉話。一個很聰明的小店員，開長期啓發他的階級覺悟，宣傳政策，後來他參加了店員公會。你隨時隨地學習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你對同志的批評，常是嚴正的，與人爲善的。當前年一士匪「王逆英」進攻豐鎮時，縣府小東一個幹部，在流竄到市內時，在街上碰到一個人拿一雙八路軍的鞋，便偷下了，拿上自己穿了。你說：「這是我們的」，你很嚴厲的指責他自私自利。你當時表現一個共產黨員的……的上一雙鞋有什麼了不起呢？你這樣給人家穿過幾天了，而你卻堅持了你的正確意見，這一件事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去年撤離豐鎮時，先決定你回後方，馬上你又堅決的要求留下，堅持工作，你卻光榮的擔任了這一工作。你不顧自己的身體，受了艱苦的鍛鍊，和土匪作鬥爭，在敵後打游擊，組織羣衆，回到後方，假使你能驗算你的身體，那些時候，你還能爬山下山，勞動了一天，特別是左雲羣衆撤退後，你更爲群衆奮鬥，你那種不怕艱苦的精神，很值得學習，很愛戴你。

你常常對我說：「區縣幹部一定要懂得一切的土地改革中的錯誤，是要下決心從各方面改，自己也知道很好的，要下最大決心改進，才能提高自己，決不辜負人民和黨交給你的工作！」

我倆分開的那一天，我在離你四里路的村莊，聽見了猛烈的槍聲。敵人走了，老鄉們互相傳說：「閻縣長同他的警衛員郭林輸，被敵人包圍了，他們堅決不投降，敵人要他們投降，他們說：『我們到這一天，寧死也不投降！』最後就犧牲了。」

悲痛的消息傳來，你卻這樣光榮壯烈的犧牲了！

同志們和老鄉們，懷着悲憤的心情，都在說：「安息吧，你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心裏，你的仇一定要報！」

羊四隻和信一封

小朱執筆

吃罷早飯，陽婆斜射着村子，翻身會員們從村的南北頭，向農會開會的院子走來。

窰洞裏的說話聲漸漸的平息後，代表們宣佈了開會，主席首先向衆人說：「咱們現在先商量件大事情，如今咱們翻了身，可不能忘了保護咱們的軍隊同志，我提議咱們慰勞傷員，看大家有什麼意見，看咱們慰勞些甚？」立刻，會員們起了一陣熱烈的爭吵，這時候吳家溝貧農能興說：「隊伍在前方負了傷，咱們慰勞要實在，……」農會代表接着說：「咱慰勞不在東西多少，主要是表表咱們窮苦人的心，我提議咱們買上羊去慰勞。」人羣裏頓時齊聲的回答：「對！」厚齊說：「咱村裏的貧苦抗屬分東西也照顧了，咱們農會再寫上封慰問信一搭送去，行呀不？」人羣裏又播出一聲：「行！」

慰問信：

前線殺敵負傷的弟兄們：

你們爲了解放被蔣介石壓迫的窮苦人，爲了保衛我們分到的土地和翻身果實，在前綫光榮的負了傷，我們鎮峪村的翻身弟兄，在十月廿五號開了個會，大家一致慰勞你們四隻羊，雖然東西不多，但表示了窮人的心意，咱們在平分土地中，更深刻認清了敵人；你們是在打蔣介石反動派的樹身子，咱們在刨地主老財的窮根子，村裏的抗屬得到了衆人的照顧，希望你們好好修養，保重身體，傷癒後重上前綫，消滅蔣介石反動派，在咱們毛主席的領導下，使全中國的窮苦人和咱們一樣早早的得到翻身！

謹致

親切的慰問！

鎮峪村翻身會全體農民啓

十月二十五號

當信向衆人唸完後，貧僱農常福貴自報奮勇的說：「我咱明日送去！」